

王君心 著

夏迁的成长课

少年文艺

爱藏嘉品
SINCE 1976

《少年文艺》人气作家倾心出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王君心 著

夏迁的成长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迁的成长课 / 王君心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346-9135-5

I . ①夏… II . ①王… III .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316号

书 名 夏迁的成长课
著 者 王君心
责任编辑 田俊 王可
封面绘画 蝴蝶猫
版式制作 王杉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9135-5
定 价 1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课	最关键的一年要收心	001
第二课	失败的感觉记忆犹新	020
第三课	特权与幸运	035
第四课	只有背水一战	052
第五课	越紧张越幼稚	072
第六课	偶尔失控在所难免	088
第七课	解释得通不一定是真相	106
第八课	再坚持一下	124
第九课	不是竞赛也不是较量	143
第十课	等待终会变成怀念	165

第一课 最关键的一年要收心

原来她所想象的未来，在“一个月”“一年”“三年”后……

现在她标记时间的办法，就是用下一次考试。下一周的数学小测前、过两周的文综测试前、月考前、期末考前……

这些考试就像时间刻度上的记号，耿直不阿地计量着通往末端的距离。用考试结绳记事，是大多数学生在这场漫长倒数中的本能反应。

你挺有名的

中考刚结束的那个星期，每天晚上，夏迁都梦到考试。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她在学校的阅览室看书，忽然之间，拥进来一群学生。漫天散落的试卷遮住了视线，等回过神来，她已经坐在教室里——试卷分到眼前，耳边顿时响起一片密不透风的蚕吃桑叶声。她慌忙拿起笔作答，内心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催促：

“快，快点，来不及了……”

从这样的梦里醒来，夏迁总是急得出了一身汗，想到中考已经过去，才又安下心来。

现在，这又是一个梦吗？

她坐在初三的教室里，眼前是熟悉的一排排课桌，一部分人在座位上聊天、看书，或是埋首做题，走廊上传来阵阵的嬉闹声。阳光像风一样透窗而过，在这个空间里肆意流淌，黑板上是等待值日生擦去的英语笔记。

有人用笔敲了敲夏迁的肩，她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江驰懒洋洋的声音传了过来：“数学最后一题你等于多少？”

有人叫了一声夏迁的名字，她抬起头，一眼就看到走廊外的邓佳涵，隔着窗，笑眯眯地招呼她出去。

夏迁穿过教室前门，光瞬间涌进眼睛里来，再睁开眼，她已经躺在了自己家的床上。

果然是一个梦。

天还没亮透，她迷迷糊糊地摸过闹钟：5点20，还有10分钟才到她设定的起床时间。但夏迁不准备赖床了，她揉揉眼睛，快速地下床、洗漱、换衣服。不用旁人提醒，她当然知道，现在是高三——今天是高三上学期半期考的第二天。

等闹钟真正响起来，夏迁已经坐到书桌前，摊开了课本。上午考地理、历史，历史是她的弱项，她决定用早晨这段时间再过一遍年代表。

其实这两天的考试夏迁并不十分紧张，应付一轮又一轮的考试对她来说早就像每天到点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

直到推着自行车出门，她才好好回想了一遍刚才的梦。

时间过得真快，从初三到高三，三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明明有好多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她记得那时候和现在很像，复习的每本书都恨不能撕下来、吞进肚子，周围的每个人都像机器一样麻木地解题、对答案，再接着解题、对答案。笔尖下永远有下一道题、下一份卷子。

上午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中午吃过饭，夏迁趴在桌面眯了十分钟，又看起了英语的固定句式和短语。本来考完下午的英语和政治，有一晚上的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

今晚有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的初赛，吃过晚饭她又赶去了学校。

初赛将在高三年级选出四五个成绩最好的学生到省会参加复赛，得了奖对高考没有任何加分，但报名参加初赛的人还是坐满了两个教室。

夏迁的座位在第一组最后一桌，临窗。十一月的末尾，天黑得早，六点半刚过，外头就一片漆黑了。玻璃窗上映出教室的倒影，里边的人和桌椅仿佛存在于舞台的另一边，泛着遥远而苍白的光。

教室里闹哄哄的，“嗡嗡”的言语声直叫人犯困。夏迁把头枕在手臂上眯了一会儿，还是强打精神坐起来，从书包里摸出白天没喝完的咖啡，抿了一小口。

第二组有几个女生在讨论半期考成绩，夏迁她们班的班长林丹莹也在其中。林丹莹的声音夸张得要命，咋咋呼呼的，好像恨不能揪住在场每个人的耳朵：

“……我的英语又考砸了！”

“救命！作文那是什么题目呀！”

“数学我才考了128，你说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128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夏迁吐吐舌头。

她觉得林丹莹成绩一般，年级四十左右，英语尤其烂，除了满足虚荣心，来参加竞赛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还好啦。”很快就有人接腔，“不过这次的英语

是真的难……”

昨天考的语文和数学已经出成绩了，来考场的路上，夏迁也听说了自己的：语文118，但据说整个年级只有一个人上了120。数学142，不错，可惜卷子难度不是很高，好像梁昱也是142。

倒霉的是，今天历史考砸了，地理也白白丢了6分。不过英语应该能弥补一些……夏迁想得出神，这时，前桌的男生忽然转过身来。

“你是夏迁吧？我听说过你，你挺有名的。”

夏迁还没反应过来，就听他说了这么一句。一个小眼睛、小鼻子，留规规矩矩的平头，脸色显得有些过分苍白的男生。

她愣了一下，才干巴巴地说：“谢谢……”

“我叫陈铎，（1）班的。”男生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

“哦……”

夏迁咽了咽唾沫，忍住没有说出“我也听说过你”这句话。毕竟，不是因为什么太好的事情。

自从高二文理分班后，夏迁时不时就会听到“（1）班的陈铎”这个名字——后面总是跟着一句“呆子”。最近一次就在上周，她听小睦说，周末在英语补习班，老师和他们聊起了未来、理想，每个人都痛痛快快说了一通，只有陈

锋——“你猜他怎么说？”小睦卖了个关子，“他在订正英语试卷，连头都没抬一下，就不耐烦地说：‘这都还没半期考呢！’你说他是不是个呆子？”

夏迁知道陈锋为什么会听说过她。

在文科三个班中，夏迁始终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只有（1）班男生梁昱能和她争。第三名通常是一个（3）班的女生，叫李瑞瑞，但她最好的排名也就是第三名。

夏迁犹豫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在陈锋似乎只想打声招呼，见她不再说话，点一点头便转回去了。

夏迁看看手表，离七点不到五分钟，平时这时候试卷早该发下来了。她把不解的目光投向讲台，只见英语老师Mrs.宋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讲桌后，怀里抱着一大捧答题册，冲另一位理科班的英语老师说了句什么。

Mrs.宋做事一贯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她身材娇小，但“爆发力”惊人，一开口说话，尤其是英语单词，就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和夏迁同班的张一晟总是抱怨说，上英语课老被震得耳朵疼。

现在她说的那几句话，让坐在最后一排的夏迁都听得清清楚楚：“乔禹还没来，先别发卷子！这小子，居然连英语竞赛都敢迟到——”

刚说完，她话里的男主角就仿佛有意掐准了时间，背着黑色双肩包从前门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空出的座位上。

第二组第一桌，就在老师眼皮子底下。

“乔禹，你迟到了啊！”

Mrs.宋拿卷子敲敲乔禹的脑袋。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教室里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在往Mrs.宋和乔禹的方向看。

全班都得等一个人来了才发试卷，大概也只有乔禹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吧，夏迁不禁想。放到三年前，初中的时候，她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满脑子鬼主意、总没个正经的男孩有一天会成为学校里备受瞩目的存在。

文理分科后，乔禹一举包揽了理科班大大小小所有考试的第一，这就足以让他从学生中脱颖而出。况且他还不像其他学霸一样总是没命苦读、不修边幅，初中时一团孩子气的脸如今长开了，眉清目秀、干干净净的样子，看着很舒服。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年来“文科班第一”和“理科班第一”常常被拿出来相提并论，但夏迁自己却从不在她和乔禹之间作比较。

或许是因为，在她心里始终都觉得，能和乔禹对比的只有江驰，而能和她对比的也就只有邓佳涵吧。

再说了，她和乔禹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卷子传下来了，紧跟着响起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书写声。夏迁赶紧抛开脑子里的其他想法，借着重复了千万次养成的惯性，提起笔唰唰唰地写下去。

某人太骄傲

“语文有点失手了，才110，但数学满分，满分啊！英语136，物理98，化学……总的来说还是第一名，甩第二名30多分！天，他还是不是人……”

班会课前的课间，小睦在说乔禹的成绩。

话没说完，周围就响起了一片“啧啧”声。

夏迁忙着琢磨自己的排名，应了句“好厉害”，又低下头和那几个数字较起了真。

英语135，历史果然砸了——才71，地理86……所以总分是634。语文、英语加起来高了梁昱9分，但他的历史是85，这下又差了5分，地理、政治也不算好。总之，排名和夏迁料想的一样，她第二梁昱第一。

这很正常，夏迁稍微松了一口气。

让她感到不自在的是，这回语文年级最高分是李瑞瑞，124，比她这个第二名整整高出6分！李瑞瑞的总分还是排在第三，但与夏迁只差了4分。

如芒在背，一时间这是夏迁最强烈的感受。

上课铃响了，班主任抱着一大叠排名表进了班。班主任教数学，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老师，说话不温不火，就算训

人时也听不出半点怒气。把排名表传开后，她清一清喉咙，照常开始“简单点评一下这次考试的情况”。

听的人很少，大部分都在做当天的英语试卷，但班主任一点都不在意——高中老师不像小学老师，时时要你挺直了腰杆听她说话。

交待几句，班主任就叫上一个同学到走廊外谈话去了。

夏迁也在做英语试卷，“阅读理解”C篇才读到一半，不知道被一旁林丹莹的大嗓门打断了多少回——

“张一晟，这道题帮我看一下。”

“张一晟，半期考英语卷子借我下？”

“哇，你居然考得还没我好！这题这么简单你都做错了……”

思路又断了，夏迁强忍着没发作，忽然，肩膀上挨了一拍。她抬起头，是邻桌的张一晟，冲她摆了摆手，“历史考卷借我下？”

“哦。”

夏迁点点头，在书包里翻找不想再看一眼的历史卷子。她一边找一边想，张一晟这回退了，从年级第五六名跌到了第八。

好不容易扒出像被车轮碾过一遍的试卷，夏迁随手递给张一晟，意料之中地招来一个嫌弃的眼神。

没想到随即一声惊叹在耳边炸开：“夏迁啊夏迁，我本

来想在你这儿找点挫败感的，没想到——”

“一不小心找到了成就感，是吗？”

夏迁瞄一眼张一晟的卷子——80分，接过他的话说。

“不过你错的大多都在选择题上，”张一晟摊开她的试卷打量了一遍，“你看，这题，老师都说了很难，你答得都快满分了，说明你还是高手，别灰心。”

“谢谢你啊。”

夏迁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应道，谁知道张一晟前桌的林丹莹突然不乐意了。

她扭头对同桌说：“……我借了李瑞瑞的语文卷子，你知道吗，她这次作文有60分！她还说数学有一题她看错了选项，要不然能多出5分呢……你有没有觉得，这学期她进步得好快，也许下一次就是第一名了……”

这些话明显是冲夏迁来的。夏迁没有出声，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她不懂林丹莹为什么时不时就要拿话刺她一下，高一时她们俩就互相不待见了，高二又分到同一个班，真是冤家路窄。

林丹莹是班长，夏迁是团支书，但谁都知道，林丹莹得到这个职位既不是因为成绩好，也不是因为能力强，而是因为她和校长有亲戚关系——她当班长，是校长钦点的。

想着林丹莹年级四十多的排名，夏迁很有些解气——就算我考得再烂，也轮不到你说呀。没想到林丹莹说完这些

还不罢休，她稍微降低了音调，又说：“刚才我去办公室，听到很多老师在说，某人因为太骄傲了才连续两次都考第二名……”

“某人”“太骄傲了”“老师说”……夏迁静不下来了，她不安地想：老师真的这么说？说我太骄傲？可是……她一一回想自己最近的行为，明明没有啊。真想当面质问林丹莹是不是真的。

偏偏林丹莹还在喋喋不休，夏迁终于忍不住了，抬头冲林丹莹的方向说：“拜托！现在是自习课，可以安静点吗？”

大概是音量太大了，张一晟咳嗽了一声。

像是有感应一般，夏迁不期然转过脸，正对上窗外语文老师老秦阴森森的目光，寒冰一样刺在她心上。

惨了。

夏迁心里咯噔一声，看到老秦招了招手，示意她出去面谈。

作为（1）班班主任，老秦在全校都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以严厉和古板著称。张一晟曾经总结过，全年级老师可以分为两种：老秦，和老秦以外的其他老师；全年级十个班也可以分为两种：（1）班，和其他班。

老秦对他的学生严厉，严厉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只要是他班上的学生，每人必备一份《班级管理条例》，每

月修订一次，从穿衣打扮到学习习惯无一不有、无所不包。他的班级所在的教室必须写上高考倒计时，高一刚开学也不例外，报到那天就写上：距离高考1010天……

在这样的管教之下，（1）班取得的成绩全年级有目共睹。除了常年霸占文科班第一，任何一位老师在（1）班上完课，总有一大群学生包围讲台，争着抢着问问题，对下堂课的上课铃视若无睹。

夏迁她们班的班主任同时也是（1）班的数学老师，她说有一次在（1）班上课，她转过身板书，教室里瞬间静得好像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背后连呼吸声都没有。看班主任的表情，似乎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走廊上有班主任和一个学生在谈话，老秦把夏迁带到两栋教学楼间的联廊上，开口就是一句：“这次又是第二名？”

“嗯。”

夏迁答得很小声，脸因为激动涨红了。比起考试排名，她更在意老师对她的看法。“骄傲”无疑是个贬义词，难道老秦也觉得她是一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学生吗？可她明明没有……

“你这次语文没考好，没达到我预想的分数。作文，也不行。”

说完这句话，老秦像是有意等着夏迁说些什么，不再吭

声。

夏迁想不出该接什么话，干脆岔开话题，避重就轻地说：“老师，我不是很明白这次的作文，怎么会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怎么还想不明白？”

老秦一扬眉毛，瞪着眼睛开始解释。

“你看，哲学教授讲了好多空洞的理论，有一只青蛙问他，真的所有建筑都必须从底层做起吗……”

夏迁努力作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抓住话里的关键词，以便瞅准了时机，进一步提问和回答——她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没有“骄傲”。这时，她的眼角似乎捕捉到有什么动了一下。

夏迁微微侧过头，发现上一层楼的走廊上也有一个老师在和学生谈话，站在联廊上正好能看见。

她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男生是乔禹。

搞错了吧，“万年第一”也会被叫出来谈话？夏迁不禁困惑。对了，她想起来，乔禹这次好像语文考砸了，多少分来着，110？

楼上的谈话显然已经进入尾声，老师叮嘱完最后一句，转身向教室走去。夏迁也准备收回目光，谁知就在这时，乔禹往这边看了过来。

夏迁的心倏然一惊，乔禹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似乎